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晉文紀卷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王增聞

欽定四庫全書

西晉文紀卷十七　明　梅鼎祚　編

西晉十七

陸雲二

與兄平原書三十八首中多訛脱

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牀薦席具寒夏被七枚介情如吳情手天冠遠遊冠具在嚴器方七八寸高四寸餘中無鬲如吳小人嚴具狀刷膩處尚可識疏枇剔齒纖

綖皆在拭目黄絮二在垢垢黒目淚所沾汚手衣卧籠挽蒲棋局書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書車又作歧案以卧視書扇如吴扇要扇亦在書箱想兄識彦高書箱甚似之筆亦如吴筆硯亦爾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之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有感處器物皆素今送鄴宫大尺閒數前已白其繐帳及望墓田處是清河時臺上諸奇變無方常欲閒曹公使賊得上臺而公但以變譎因旋避之若焚臺當云何此

公似亦不能止文昌殿北有閣道去殿文内中在東殿東便屬陳留王内不可得見也周處風土記案魏武帝於漢為相不得有婕妤又景初是魏明帝年如此則文帝物也與曹公器玩同處故致舛雜矣枚一作肰歧一作歆

又省曹公集誤接二螺作一篇今正之

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令送二螺唐段公路北户錄省曹公遺事天下多意長才乃當爾作斃屋向百年于今正平夷塘乃不可得壞便以斧斫之耳爾定以知吏

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又

近日復棊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齒鑯一箇令以送兄雲登臺賦序云永寧中叅大府之佐於鄴都以時事巡行鄴宮三臺棊以上諸書其時與兄者

又

古有九子之墨祝婚者取多子之義祝曰九子之墨成於松煙本姓長生子孫無邊

又

兄于道有古方泉其銘如此不審兄頗曾見此書種稷不近因魯引以問祕書中謹啟集據今送為一篇疑兄上有脫誤

又

雲再拜前省皇甫士安高士傳復作逸民賦今復送之如欲報稱久不作文多不悅澤兄為小潤色之可成佳物願必留思四言五言非所長頗能作賦為欲作十篇許小者以為一分生於愁思遂復文誨欲得雲論閒在郡紛紛有所鈎定言語流行斷絕欲更定之而了不可

以思慮令自好醜不可視想冬下體中佳能定之耳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及以此自勞役閑居恐復不能不願當自消息謹啟

又

雲再拜祠堂頌已得省兄文不復稍論常佳然了不見出語意謂非兄文之休者前後讀兄文一再過便上口語省此文雖未大精然了無所識然此文甚自難事同

又相似益不古皆新綺用此已自為洋洋耳答少明
詩亦未為妙省之如不悲苦無惻然傷心言今重復
精之一日見正叔與兄讀古五言詩此生歎息欲得之
謹啟

又

雲再拜二祖頌甚為高偉雲作雖時有一佳語見兄作
又欲成貧儉家無緣當致兄此謙辭又雲亦復不以苟
自退耳然意故復謂之微多民不輟歎一句謂可省武

烈未得有吳說桓帝之事而云建其孤恐太祖不得為桓王之孫雲前作此頌及信以白兄作遊仙詩故自能劉氏頌極佳但無出言耳二頌不減復過所望如此已欲解此公之半歲暮賦甚欲成之而不可自用得此百數十字令送不知於諸賦者不罷少不想少佳成當送到洛陳琳大荒甚極自雲作必過之想終能自果耳謹啟二陸集並不見二祖頌劉氏頌遊僊詩惟歲暮賦耳

又

雲再拜兵真凶事生來初不見習頊覯之正自使人意惡羊腸轉時極佳問人皆不解何以作此轉雖云欲相泄恐此正自取好耳說之不能工顧兄試一說之張義元答員淵之回流崑崙吐河不體正自似急水中山石間是人謂回轉者但言之辭不工耳不知此中語於諸賦中何如

雲再拜爾乃使熊羆之士虓闞之將雄聲泉踴逸氣風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音於寂寞先無聲而高唱元兵時紛若屯雲煥若積波授教斯謐靜言勿譁嚴鼓隱其雲戒萬夫翕而成和治安步

以止立應金奏而靡戈進總干以乘言退揮旅而星羅及至景淩禮既畢歸旅將振尋縈員轉因瀨蓋旋若疾流之繞駿沈驚飈之靡狂塵羊腸轉時命屏騎以夕降式罷庶而朝與涂蒙雨而後清景帶天而先澄陪後臣於彤軫列名僚于後乘猛將起而虎嘯商風肅其來應士憑勢而響駭馬噓天而景淩　按此有韻之文頗大類賦不知首何以云再拜為書也前書有云此中語於諸賦中何如且篇內有羊腸轉時之語則此為賦明甚然特言兵旅豈所謂羊腸轉者武是陣法如率然邪當以此附書後併呈平原後人混寫耳又以頃日極匆匆一段附前書為一爾乃以下別作一篇俱屬錯互聊從舊刻頃日本自為書亦有訛脫

又

頃日極匆匆病一十當出略通日在馬上此不可諧又恐信不及兄令以因休祖致又力作無錫書極無賴甚不備具

又

雲再拜省諸賦皆有高言絶典不可復言頃有事復不大快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為之次第省述思賦深情至言實為清妙恐故復未得為兄賦之最兄文自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甚有辭綺語

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不詠德頌甚復盡美省之惻然扇賦腹中愈首尾發頭一而不快言烏云龍見如有不體感逝賦愈前恐故當小不然一至不復減漏賦可謂清工兄頓作爾多文而新奇乃爾真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謹啟陸士衡集述思賦文賦羽扇賦歎逝賦漏刻賦並載今集詠德頌未見

又

雲再拜祠堂贊甚已盡美不與昔同既此不容多說

又皆一事非兄亦不可得見弔少明殊復勝前弔蔡君清妙不可言漢功臣頌甚美恐弔蔡君故當為最使雲作文好惡為當又可成耳至於定兄文惟兄亦恕其無遺情而不自盡耳丞相贊云披結散紛辭中原不清利兄已自作銘此但頌實事耳亦謂可如兄意直説事而已又當復屬文於引使當書前銘耳謹啟機集有漢高帝功臣頌丞相箴而不載祠堂贊

又

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雲昔嘗已商之兄此真不朽事恐不與十分好書同是出千載事兄作必自與昔人相去辯亡則已是過秦對事求當可得耳陳壽吳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兄體中佳者可并思諸應作傳及作引甚當常欲引之末得兄所作引甚好雲方欲更作引述思賦儻自竭厲然雲意皆已盡不知本復何言方當積思思有利鈍如兄所賦恐不可須願兄且以示伯聲兄弟

又 此與前集作一篇

前日觀習先欲作講武賦因欲遠言大體欲獻之大將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家語不知此可出不故鈔以白兄若兄意謂此可成者欲試成之大文難作庶可以為關雎之見微謹啟 雲集無講武賦

又

雲再拜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絜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張公父子論文實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兄文

章之髙遠絶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徼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由以為爾不茂曹碑皆自是蔡氏碑之上者比視蔡氏數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美愚以無疑不存三祖贊不可聞武帝贊如欲管管流澤有以常相稱美如不史願更視之小踧幾而悅奕為盡理雲令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張公在者必罷必復以此見調不知九愍不多不當小減九悲

九愁連日剗除所去甚多才本不精正自極此願兄小
為之定一字兩字出之便欲得遅望不言謹啟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子患其多按雲此書欲令小省又書云兄文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其徵旨頗合篇中論文往往稱張公者華也　父子一作文子誤

又

雲再拜仲宣文如兄言實得張公力如子桓書亦自不
乃重之兄詩多勝其思親耳登樓賦無乃煩感丘其弔
夷齊辭不為偉兄二弔自美之但其呵二子小工正當以

此言爲髙文耳文中有於是爾乃於轉句誠佳然得不用之益快有故不如無又於文句中自可不用之便少亦常云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往曽以允七羨回煩手而沈哀結上兩句爲孤令更視定自有不應用時期當爾復以爲不快故前多有所去喜霽俯煩習均弔誠重離此下重得如此語爲佳思不得其韻頋兄爲益之謹啟

又

雲再拜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自清絶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為如此種文此為宗矣視九章時有善語大類是穢文不難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絶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作此曹語若消息小佳願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恐此文獨單行千載間常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歌正自可歎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真玄盛稱九辯意甚不愛

又

雲再拜頃得張公封禪事平平耳不及李氏其文無比恐非其所作欲見此公劉氏世頌有信願付雲頃又為輔吳奮威作頌欲愈前頌然意並不以快遣信當送九愍三賦脫然謂可舉意假彼頌便有怯處想無又閒便可耳大類不便作四言五言謹啟

又

雲再拜誨二賦佳久不復作文又不復視文章都自無

次第文章既自可羨且解愁忘憂但作之不工煩勞而棄力故久絶意耳在此悲思視書不能解前作二篇後為復欲有所作以慰小思慮便大頓極不知何以乃爾前登城門意有懐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不能令佳而羸瘁累日猶云愈前二賦不審兄平之云何願小有損益一字兩字不敢望多音楚願兄便定之兄昔與獻彦之屬皆願仲宣須賦獻與服繁張公語雲云兄文故自楚須作文為思昔所識文乃

視兄作詠又令結使説昔耳兄所撰顧且可付之此有書者更校善書送信還望之謹啟

又

雲再拜疏成高作未得去省登遐傳因作登遐頌須臾便成視之復謂可行今並送之尚未定刋及比信今更有何所損益後八人了無事合會之才得二篇耳索度是淫鬼無緣在此中故不可作頌愁邑忽欲復作文臨時輒自云佳小久報不能視為此故息意文

欲定前於用功夫大小文隨了為以解愁作爾令視所作不謂乃極更不自信恐年時間復捐棄之徒自困苦爾兄小加潤色便欲可出極不苦作文但無新奇而體力甚困瘁耳謹索幼安在此令之草今住一弘不呼作工謹啟

又

雲再拜誨頌兄乃以為佳甚以自慰文章當貴經緯如謂後頌語如漂漂故謂如小勝耳九愍如兄所誨亦殊

過望雲意自謂當不如三賦情難非體中所長欲徧周流雲意亦謂為佳耳然不云其愈於與漁父吾今多少有所定及所欲去留粗爾今送本往不審能勝故不意亦殊未以為了南去轉遠洛中匆匆少暇願兄勑所遣留為當爾可須來不佳思慮葢處未能補所欲去徹與察皆不與日韻思惟不能得願賜此一字雲作文如兄所論已過所望況乃敢當今兄有張蔡之懷得此乃懷怖也謹啟

又

雲再拜誨歲暮如兄所誨雲意亦如前啟情言深至述思自難希每憶常侍自論文為當復自力耳雲意呼發頭但當小不如復耳兄乃不好者試當更思之所誨雲文所比愁霖喜霽之徒實有可爾者登樓名高恐未可越爾楊四公黃胡頌恐此不得見比聞兄此誨若有喜懼交集祖德頌無大鍊語耳然靡靡清工用辭緯澤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兄文方當日多但文實無貴於

為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厭其多也屢視諸故時文皆有恨文體成爾然新聲故自難復過九悲多好語可耽詠但小不韻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歸高如此亦可不復更耳兄作大賦必好意精詞故願兄作數大文近日視子安賦亦對之歎息絶工矣兄誨又爾故自是高手謹啟

又

雲再拜蔡氏所長惟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餘

平平耳兄詩賦自與絶域不當稍與比校張公昔亦云兄新聲多之不同也典當故為未及彦藏亦云爾又古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為雄耳張公父子亦語雲兄文過子安子安諸賦兄復不皆過其便可可不與供論雲謂兄作二京必傳無疑久勸兄為耳又思三都世人已作是語觸類長之能事可見幽通賔戲之徒自難作賔戲客語可為耳答之甚未易東方士所不得全其高名頗

有答極謹啟

又 尺牘節為二篇誤

雲再拜誨九慇如所勑此自未定然雲意自謂故當是近所作上近者意又謂其與漁父相見以下盡篇為佳謂兄必許此條而淵弦意呼作脫可行耳至兄惟以此為快不知雲論文何以當與兄意作如此異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頗能作汜說耳又見作九者多不祖宗原意而自作一家說惟兄說與漁父相見又不大委曲盡

其意雲以原流放惟見此一人當為致其義深自謂佳願兄可試更視與漁父相見時語亦無他異附情而言恐此故勝淵弦兄意所謂不善願疏勑其處緒亦欲成之令出意莫更感如惡所在以兄文雲猶時有所能得言雲前後所作謹啟

又

雲再拜誨前二賦佳視之行已復不如初昔文自無可成藏之甚密而為復漏顯世欲為益者豈有謂之不善

而不為懐此不成意想兄已得懐之耳有作文惟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蟬賦二千餘言隱士賦三千餘言既無藻偉體都自不似事文章實自不當多古今之能為新聲絶曲者無又過兄兄往日文雖多瑰鑠至於文體實不如今日間在洛有所視已當報而比更隆以今意觀文見此真更以為不盡善文罷云故日向人歎兄文人終來同殆以此為病張公文無他異正自清省無煩長作文正爾自復佳兄文章已顯一世亦不足

復多自困苦適欲白兄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鈞除差易爲功力誨已定敬長諫意當闇與兄合雲久絶意於文章由前日見教之後而作文解愁聊復作數篇爲復欲有所爲以忘憂貧家佳物便欲盡但有錢穀復羞出之而體中殊不可以思慮腹立滿背便熱亦試可悲閒視大荒傳欲作大荒賦既自難工又是大賦恐交自困絶畀徃經比干墓悵然欲弔之無又即意又事業 闕

又

雲再拜張公箴誄自過五言詩耳但雲自不便五言詩由己而言耳𤣥泰誄自不及士祚誄兄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清約耳恐兄無緣思於此意猶云何而兄乃有高論更復無意雲故日不作文而常少張公文令所作兄輒復云過之得作此公輩便可斐然有所謝故自為不及諸碑箴輩甚極不足與校歌亦平平彼見人讚叙者當與令伯論吳百官次第公卿名伯略盡識少交當

具頃作頌及吳事有愴然且公傳未成諸人所作多不盡理兄作之公私並敘且又非常業從雲兄來作之令略已成甚復可惜事少功夫亦易耳猶可得五十卷謹啟（彼見以下疑別一篇）

又

義高家事正當付令文耳弟彥長昔作吳事云三十卷可令欽求謹啟

又

雲再拜吳書是大業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國事遂亦失兄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足為作傳不可著儒林中耳不大識唐子正事愚謂常侍便可連於尚書傳下書定自難雲少作書至今不能令成日見其不易前數卷為時有佳語近來意亦殊已莫莫猶當一定之恐不全此七卷無意復望增欲作文章六七紙卷十分可令皆如今所作葷為復差徒爾文章誠不用多苟卷必佳便謂此為足今見已向四卷比五十可得成

但恐胸中成痃𤸰恐兄胸疾必述作人故計兄凡著此之自損胷中無緣不病作書猶差易讚叙亦復無幾年歲限之猶當小復謹啟

又

雲再拜一日會公大欽欣命坐者皆賦諸詩了不作備此日又病極得思惟立草復不為乃倉卒退還猶復多少有所定猶不副意與頌雖同體然佳不如頌不解此意可以王弘遠去當祖道似當復作詩構作此一篇至

積思復欲不如前倉卒時不知為可存錄不諸詩未出别寫送弘遠詩極佳中靜作亦佳張魏郡作急就詩公甚笑燕王亦似不復祖道弘遠已作為存耳兄園葵詩清工然猶復非兄詩妙者雲詩亦惟為彼一語如佳先已先得便自委頓欲更作之昔如己身先此篇詩了不復昉彿識有此語此語於常言為佳謹啟

又

雲再拜久不復作文了無復次第真玄昔屢聞周侯王論前比霖雨此下人亦作愁霖賦好醜見敎又因人見㥯自愁慘又了無復意此家勤勤難違之亦復毒此雨憂邑聊作之因以言哀思又作喜霽今送雲作爲易得耳窮不好故都絶意此閒人呼作者皆休故不得有所送不審此何成已出之故爲存不棄耳謹啟

又

雲再拜一日視伯喈祖德頌亦以述作宜褒揚祖考爲

先聊復作此頌令送之願兄為損益之欲令省而正自輒多欲無可如省碑文通大悦愉有似賦愚謂小復質之為佳前作此頌書之行欲遣信以白兄昨聞有賊消息愁憒無賴既鼻又然又已成書聊以付信耳尋得李寵勸封禪草信自有才頗多煩長耳令送閒人又有張公所作已令寫別送臨紙悃悃不知所言謹啟

又

近得洛消息滕永適去二十日書彥先訪為驃騎司馬

又云似未成已訪難解耳敬屬司馬叅軍此開復失之恨不得與周旋戴允治見訪大司馬謹啟

又

雲再拜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惟見其登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倣雲雲所如多恐故當在二人後然未究見其文見凡文輒云欲燒筆硯以為此故不喜出之曹志苗之婦公其婦及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欲百餘紙寫之不知兒盡

有不李氏云雪與列韻曹便復不用人亦復云曹不可用者音自難得正謹啟（君苗即前書崔君苗）

又

雲再拜令送君苗登臺賦為佳手筆云復更定復勝此不知能愈之不其人推能兄文不可言作文百餘卷不肯出之視仲宣賦集初述征登樓前耶甚佳其餘平平不得言情處此賢文正自欲不茂不審兄呼爾不真主亦云兄文當作宣葦宣得此巍巍耳愁霖喜露殊自委

頓恐此都自易勝謹啟

又

雲再拜誨頌兄意乃以為佳甚以自慰今易上韻不知差前不不佳者顧兄小為損益今定下云靈旂電揮因兄見許意遂不恪不知可作蔡氏祖德頌比不景猷有蔡氏文四十餘卷小者六七紙大者數十紙文章亦足為多然其可貴者故復是常所文耳雲頃不佳思慮胸腹如鼓夜不便眠了不可又以有意兄不佳文章已定

垂不朽不足又多謹啟

又

雲再拜嵇紹周弼並處事不直免詣甚切甚念之悚息胡光祿亡宿士可痛合邠還云諂中書散騎並缺是其才不知何以乃古之謹啟

又

雲再拜頃哀思吏力成歲暮賦適且畢猶未大定自呼前後所未有是雲文之絕無又憶兄常云文後成者恒

謂之佳貞小爾恐數自後轉不如今且欲寄之既未大定又恐此信至兄已發當因著洛謹啟

又

雲再拜兄前表甚有深情遠旨可耽味高文也兄文雖復自相為作多少然無不為高體中不快不足復以自勞役耳前集兄文為二十卷適訖一十當黃之書不工紙又惡恨不精謹啟選注答兄書高門降衡修庭樹蓬

太常府薦張贍書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贍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業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清粹器慮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啟塗及階遂升樞奥抽靈匱於祕宮披金縢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邈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覿含

奇宰府娑婆公門棲靜隱實淪虛藏器褧裳襲錦褐衣被玉冒泉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律屢遷縉紳之士具懷儀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啟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沈淪下位君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器慮晉書作器思褐衣作緇衣清廟一作清朝

與朱光禄書

少長之禮教化所崇中葉陵遟舊章廢替追惟前訓思遵在昔敢慕高義謹奏下敬

與張光禄書

長幼之叙人倫大司季世多難失敬在昔敢希令典求思自邁謹奏下敬以藉虔欵

又

顧令文彦先每宣隆眷彌泰之惠懐德惟懃守以反側

既睎仁風委心自昵加與沛君分司骨肉憑賴之懐疑心如結

又

加蒙顧遇重以傾倒惟亮歸誠石行文敦素篤遂道實茂淑器敏既美思學又快南州良徳令者東行望風自託其意繾綣顧厚接納副其乃心

與嚴宛陵書

少長之叙禮之大司晩節陵替舊章殘棄瞻言令典既

慕欽承仰憑高風實副邦民謹奏下敬以藉虔欵思復未遠庶免悔吝

宛陵令嚴隱答陸雲書　見前蔡洪書

奉詠美旨流風綽遠復禮興仁命世之作獲尚齒之況無尊賢之報抱此永懐愧歎何有君子弘道厚文無施是用釋筆歸於神要

與戴季甫書

雲頓首頓首惟夏始暑顧府館萬福疾病處遠人信希

少情問闕替中閒曠年瞻慕敬想興言反側隆款比辱慰誨銜抱豐春以增愚迹不勝勤企謹及君之書不以備隆款上有脫誤

又季鸞以下疑别自一篇

陸雲頓首頓首曠遠以來忽踰年載宗想輝隂引領惟慕東歸之後疾患增瘵且道路悠遠不值信使久念自修而經年不果雖在伏枕至於結心注望實係光塵景蒙誨命儁眷惟新執對之日如或面展長塗自替聽誨

末由瞻企勤戀守以委重表不具

令吏繼情季鸞公世相係徂落後德茂業邦家之彦一朝並逝永爾淪沒哀痛切裂不能自勝奈何奈何江南初平人物失叙當賴後彦彌縫其闕加在二賢楚國之良沈寶積實未重大朝重惟痛恨言增哀咽誠念仁風篤烈如在疇昔意愛所隆嗟悼之心誠不可言備蒙其分情兼切傷加承仁誨益以惻愴

又

武陵於荆州云多人士聞周孟子伍令明潘世長諸人並為美徳心常依依今日遭遇良驥展才之秋也不審達者凡有幾人無因聽承誨語咨稟未聞每懷勤企表不盡言

又

長游前下停此十餘日想徳欣喜無以為喻分别悵悵于今戀之當着遠涉益追心懸清粹沈茂思敏通微居徳履道秉心真實貴一時良彦君之别久見之慛察風

姿美令心神烈暢已成美器欽愛之情欵然至實近聞若思未有通塗每用於邑

又

周安東昔奄薨徂廹慕切剝不能自勝勲業弗究蚤爾背世遺恵鄙州民物同哀備記名義情兼切裂在此會同每言高重武陵至心欵列誠念篤終必垂悽愴王季揚孝友行素既簡清塵在此接近備具所顧居心秉尚用志不苟公私操實足為美器令為土斷品還此郡前

羣小虛妄遂下其編牒為之憤歎人物遠士彝倫多失願垂未光益有以潤區區至心謹復言意戴彥遠永昌猶為遠小想其必有惠政耳

安東 周浚

又

郭敬言蒸陽良才遠負為之邑歎以其姿望足以致高想不久爾耳石行文在無錫大有清績一州之高功長吏此家行素道實州閭所稱疇昔接事既盡其才願重榮益以成其實凡在羽族思附鳳翼風塵所集無不拭

目 郭訥字敬言仕吳為蒸陽令入晉久不進陸機薦之

與楊彥明書 彥明會稽人

雲白欽明去書不悉彥先來得書以為慰時去在苒歲行復半悲此推移終然何及漸巳欲熱想自如常悠悠守限良談未日眇然東望思以叙至及反憒悃不多行矣愛德往來相聞 彥先顧榮

又

雲白省示累紙重存往會益以增歎年時可喜何速之

甚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近之已耳順之年行復為憂歎也柯生而多悅樂春未猒秋風行戒已悲落葉矣人道多故懽樂恒乏遨遊此世當復幾時各爾永爲良會每閑懷想親愛寤寐無忘書無所悉柯生至未猒有脫誤彥先來相欣喜便復分别悵悵不可言階塗尚否通路今塞令人悃然名論允進遠而有光者度此顯期不淹民望耳廟堂之士比迹山栖往者悲歎豈惟一人少明

湘公亦不成遷名公之舉且可以為資然今悵悵當行行復有宜耳

又

彦先相說疾患漸欲增篤深為怛然行向衰襄篤疾來應百年之望雖未必此為疑然親親所以相卹之一感耳想勤服藥行復向佳耳吾既常羸閒來體中亦恒少賴日爾匆匆則堪自力未速待罪會期難剋情之戀想何勞之多好自愛屢相聞

又

行言竟行令人恨之已當至未耶能少留不世明篤行至性如前後所論語其偶爾旋已能悟耳而闇其遂遠想真使愕然寧以所不可虧一國之清格乎輒便絶意彥先所一二

又

戴會稽如是便發分别恨然一時名士惟當有此君耳失分重勞令人歎息善得日夕真家人若思望之清才

後類一時之彦善並得接九月中可得達東禮衡陽長沙甚快東人近未復有見叙者公進屈久恒為邑罔黨方有清塗蕩國讓在内中大有好稱此家一時美德也在事又佳甚快甚快若思戴淵望之卞壼

又

永耀已蕣寘寘遠矣存想其人痛切肝懷奈何奈何聞伯華善佳深慰存亡人生有終誰得免此且使繼嗣克勝堂構有紹亦存亡之願也朋類喪索同好日盡

如此生草那可復多耶臨書酸心

與陸典書書

雲再拜自曠但爾已復經時限制長路惟親未期噬近晨風傾匡結言來誨綢繆篤眷彌隆誦玩千周以當侍會靜言莫瞻翹翹仰慕大人汜愛在我尤弘每銜思戀何時去心限此省省願言用替遥瞻靈丘感時情傷往來信理自更繼情如有信唯不王音

又

雲再拜侍郎比侍數會同邪常憶戀此君不愁有殞此君公私並憎年長而志新齒邁而曽勤家宗美者也常感其篤分封之始年相見重達其至心

又

雲再拜日月運邁一何流速銜哀經變槃思愈深亡靈處彼黄塘幽曠在遠之憶心常愴裂含痛靡及悠悠奈何想時時復一省視思至心破無所屬情叔父一兄故尚未達想不久至耳深憂徙際公私哀罔曠離山墓永

適異國四時靈寂桑梓靡循且念親各爾分析情感傾結悲歎而已知大人每垂卹逮也臨表悲猥絶筆餘哀不知所次雲再拜

又

每念彥先情兼剝裂年盛志美令姿可惜舉言及此不知心傷也

又

雲再拜國土之邦賓鍾俊誥太伯清風邈世立德龍蜿

東嶽三讓天下埀化邁迹百代所睎高蹤越於先民盛德稱乎在昔績及延陵繼響馳聲沈淪漂流優遊上國聆音察微智越衆俊通幽暢遐明同聖哲言優昭烈於孔堂伍員邁功於諸侯自秀偉相承明德繼踵亦為不少吳國初祚雄俊尤盛今日雖衰未皆下華夏也來誨所及遐邇同懷重及二聖下逮衆子或生羌狄或在邊域勲美之隆實如嘉誨愚以東國之士進無所立退無所守明裂皆苦皆未如意雲之鄙姿志歸丘壟華門

闉窬之人敢睎天望之驥至於紹季札之遐蹤結蔄肝於中夏光東州之幽昧流榮勳於朝野所謂闚管以瞻天緣木而求魚也重申不刿雲再拜

又

雲再拜每惟大人挺自然之妙質禀淵姿之弘毅克壯其烈兼詠其道希文尚武潛居以娱其志靜處以育其神遊步八索之林逍遥德化之圃豈如果者韋曳璅璅世道通明俊乂在官焉使睎世之寶久隱岑崟之山逸

景之迹永慹幽冥之坂方將卑乘回輪束帛戔戔排金風於大微跨天路以妙觀恢皇綱之大烈垂榮祚乎祖宗此乃大人之所宜循非凡夫之可企望也無因親展書以言心心之所積萬不叙一雲再拜

又

雲再拜巨卿前行陵有小事惟以具聞事已大了猶以為顧行欲取歸念别方至豫以慼然每相見未甞不以大人為言想令仁士光令遠公然兄弟屢數常存思想

想令遠分好已為綢固彦恩傾蒙誘掖耳無因覲對言不盡心屢垂誨以慰遠思雲再拜

又

雲再拜巨卿在臺髙譽洋溢洛邑之内無不欽敬東南之貴寶真不但會稽之篠簜也每會常共歌詠信無一面不歎吟也想方周旋携手散今日之思耳雲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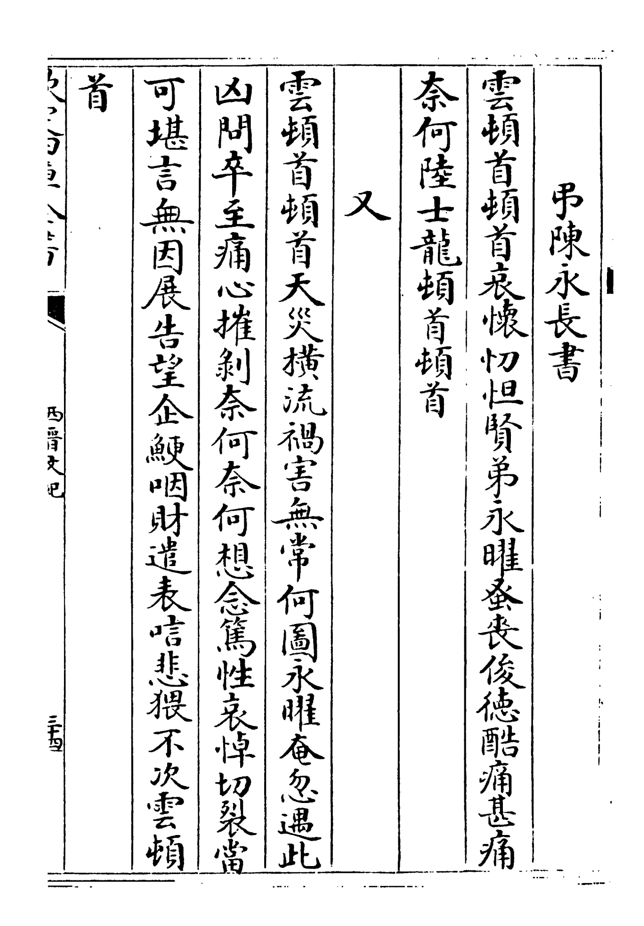
又

雲再拜輒宣來意仲應此家大自欽重大人儻已見其

意耳

又

雲再拜不知從事今在州得假歸耳想今來得行有緣侍面耳每得今遠書感賴豐化言歸于款來誨恤及亦為無已情深欣如云在身年歲及人名聞難集非賴師友何以自濟頗敦惠助為之光輔巨仁在此華亭之望以大人為宗主宜令小大得分亦崇洪業也雲再拜



弔陳永長書

雲頓首頓首哀懷切怛賢弟永曜蚤喪俊德酷痛甚痛奈何陸士龍頓首頓首

又

雲頓首頓首天災橫流禍害無常何圖永曜奄忽遇此凶問卒至痛心摧剝奈何奈何想念篤性哀悼切裂當可堪言無因展告望企鯁咽財遣表唁悲猥不次雲頓首

又

永曜茂德遠量一時秀生奇蹤瑋寶灼爾淩羣光國隆家人士之望冀其永年遂播盛業携手退遊假樂此世奈何一朝獨先彫落奄聞凶諱禍出不意拊心痛楚肝懷如割奈何奈何奈何豈況至性何可為心臨書鯁塞投筆傷情

又

永曜素自殭健當別一篇陸集為一

與永曜相得便結願好契濶分愛恩同至親憑烈三益

終如所願中間離別但爾累年結想之懷夢寐彷彿何圖忽爾便成永隔哀心慟楚不能自勝痛當奈何奈何義在奔馳牽役萬里至心不敘東望貴舍雨淚霑襟令遣吏并進薄祭不得臨哀追增切裂幸損至念書重不知所言

永曜素自強健了不知有此患險戲之災遂不可救豈惟貴門獨喪重寶此賢之殞邦家以瘁情分異地痛心殊深已矣遠矣可復奈何追想遺規不去心目悠悠無

期哀至悲裂不知何言可以言知酷楚而已

弔陳伯華書

大君遠資高數世之瑰瑋當光裕大業茂垂勲名奈何日朝奄爾喪墜自聞凶諱痛心割裂追惟哀摧肝心破剝痛當奈何奈何相念夙年奄嬰哀艱扳慕不及當可爲心牽役遠路無因奔馳東望靈宇五情哽咽割切哀慕書重感猥不次

又

昔與大君分義款篤彌隆之愛恩加兄弟憑此烈烈好要以始卒何圖大君獨先發世遠聞訃問若喪四體摧心痛楚肝心如割奈何奈何豈況至性當何可言今遣吏恭集薄祭不得臨喪以敘悲苦計往人到貴舍之日揮涕而已投筆歔欷（並陸士龍集）

車永（字茂安）

與陸雲書

永白聞因王弘季有書恠足下無答外甥石季甫忽見

使爲鄮令除書近下因令便道之職得此悶然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三四日中了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不可忍視外甥之中老人真自愛恤季甫恒在目下卒有此役舉家慘慽不可深言昨全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蝨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如其不行恐有節目良爲愁悄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車永白

陸雲答車茂安書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鄮令尊
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慼何可爾耶輒為
足下具說鄮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豔而已皆有實
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
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
汜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
可稱名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
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鍤成雲下鍤成雨既浸既

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適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具備為君甚簡為民亦易季冬之月牧事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時游獵結罝繞壠密網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蜯捕魚鱣鮪赤尾鯸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鰡鰒炙蟹鯸烝石首臛鯊鯼真東海之俊味餚膳之至妙也及其蜯蛤之屬目

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綸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弘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

不還變尊大夫賢姊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慮也足下急啟喻寬慰具說此意吾不虛言也停及不一

一陸雲白越地形記夏靖與車茂弘論鄮書其蜂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未聞

又答陸雲書

永白即日得報披省未竟懽憙踴躍輒於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也足下此書足為典誥雖山海經異物誌二京兩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事耳雖爾猶足息號泣懽忭笑也府君入後月當西出足

下可豫至界上吾欲先一日與卿相見也答不復多車

永白

附士龍集

陸喜 字恭仲吳吏部尚書瑁子雲從兄仕吳吏部尚書入晉為散騎常侍

自叙

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叙桓譚詠新叙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覩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覩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

西州清論較論格品篇 吳平喜作西州高論借論諸葛孔明以行其書

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閒閒者愣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沖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慎不為諂首無所云

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啟寤矣

鄭曼季 並晉書

答陸雲鴛鴦詩序

鴛鴦美賢也有賢者二人雙飛東岳揚輝上京其兄已顯登得朝而弟中漸婆娑衡門然其勞謙接士吐握待

賢雖姬公之下白屋洙泗之養三千無以過也乃肯垂顧惠我好音思樂結永好之懽云爾

答陸雲蘭林詩序

蘭林歎至好也有君子世濟其美英明光茂遭時暫否福德衡門顧我慇懃屢辱德音思與結好以永不刊

答陸雲南山詩序

南山酬至德也有退仕衡門修道以養和棄物以存神民思其治士懷其德或思置之列位或思從之信宿詩

人嘉與此賢當年相遇又屢獲德音情歡心至故作是詩焉

蔡洪 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至松滋令 此下並吳

與刺史周浚書

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敕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令稱疏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

交賔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黄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禀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字威伯吳郡人禀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栢幽夜之逸光也蔡洪集錄　世說云有開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

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
闕　之闕　之闕　凡此諸君以掾華為鉏耰以
紙札為闕　以闕　為闕　以義理為豐年以論議為
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
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
廣宅　劉孝標注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
無凡此諸君
以下疑益之

虞聳　字世龍會稽餘姚人翻子
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

穹天論

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
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

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斗之有蓋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為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黄道繞極極北去黄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黄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為長短也晉書

與族子察書聳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抽引人物務在幽隱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

世之取士曾不招末齒於丘園索良才於總猥所譽依

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會稽典錄

楊泉處士楊泉集二卷載隋經籍志馮總意林注望國楊泉字德淵

蠶賦序

古人作賦者多矣而獨不賦蠶乃為蠶賦金樓子太平御覽

楚蘭陵荀況已有蠶賦

墓祭議太平御覽題曰請辭未詳

古不墓祭葬於中原而廟在大門裏不敢外其親平明出葬日中反虞不敢一日使神無依也周衰禮廢立寢

于廟墓漢因而不改以先帝衣冠四時上盥水進菓實而禘祫祭祀皆于宗廟及其末因寢之在墓咸往祭焉蓋由京師三輔酋豪大姓力强財富婦女贍侈車兩相追宿止墓下連日厭飫遂以成俗迨乎今日夫死者骨肉歸乎土神而有靈豈其守夫敗壞而繫乎草莽哉

五湖賦序

余觀夫主五湖而察其雲物皇哉大矣以為名山大澤必有記頌之章故梁山有奕奕之詩雲夢有子虛之賦

夫具區者揚州之澤藪也有大禹之遺蹟疏川導滯之功而獨闕然未有翰墨之美余竊憤焉敢妄不才述而賦之

朱則會稽相

上書詔拜泉郎中

揚泉清操自然徵聘終不移心晉錄

王鈐

送兩足虎文太康六年荆州送兩足虎時尚書郎索靖議稱斗虎博令王鈴為文

曰

殷殷白虎觀釁荆楚孫吴不逞金皇赫怒王隱晉書

兩足虎文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虎此毛蟲之孽識者為其文言兆亂也

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為晉書

張悛字士然吴國人太子中庶子

為吴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元康中悛為吴令謝詢撰詔從之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

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絶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髙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絶祚一時普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當侔尊力當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拓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人武成止戈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

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絶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吴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懐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恵追惟吴偽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强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于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

將迎幼主雖元勲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狥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烝嘗絶於三葉園陵残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竝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令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傜役使四時修護頹毀掃除塋壠

永以為常文選

張翰字季鷹吳人齊王冏辟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遂命駕歸

詩序

永康之末疾苦瘻瘵故人頗倏之常以閒靜為事著詩一首分句改紙各有闕